元本通考

歸安姚氏咫進齋藏書

長興張林憲題

137 之七

列傳第二十上　　通志一百七

後漢

卓茂（孔休）　魯恭（弟丕）

魏霸　劉寬

伏湛（子隆）　侯霸（韓歆）

宋弘（則）　蔡茂（郭賀）

馮魴　趙熹

牟融　韋彪（族子義　義兄豹）

宣秉　張湛

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

王丹　王良
杜林　郭丹（范遷）
吳良　承宮
鄭均　趙典（典兄子謙 謙弟溫）
桓譚　馮衍（子豹）
申屠剛　鮑永（昱）
郅惲（子壽）　蘇竟
楊厚　郎顗（宗）
襄楷　郭伋

杜詩　孔奮
張堪　廉范
王堂　蘇章（族孫不韋）
羊續　賈琮
陸康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茂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歷筭究極師法稱爲通儒性寛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爲長者時甞出行

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後以儒術舉爲侍郎給事黄門遷密令勞心諄諄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之而不忍欺之人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况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彊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閒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手足乎一門之内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

吏懷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民笑之鄰城聞者皆蚩其不能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嫌理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是時王莽秉政置大司農六部丞勸課農桑遷茂爲京部丞密人老幼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以疾免歸郡常爲門下掾祭酒不肯作職吏更始立以茂爲侍中祭酒從至長安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歸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户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以茂長子戎爲太中大夫次子崇爲中郎給事黃門建武四年薨賜棺槨冢地車駕素服親臨送葬子崇嗣徙封汎鄉侯官至大司農崇卒子棽嗣棽卒子訢嗣訢卒子隆嗣永元十五年隆卒無子國除初茂與同郡孔休陳留蔡勳安衆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時並名重當時休字子

泉哀帝初守新都令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篡位遣使齎玄纁束帛請爲國師遂歐血託病杜門自絕光武即位求休勳子孫賜穀以旌顯之劉宣字子高安衆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姓名抱經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襲封安衆侯擢勝子賜爲上谷太守勝鮑宣事在前史勳事在玄孫邑傳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出於魯頃公爲楚滅遷於下邑因氏焉世吏二千石哀平間自魯而遷父匡王莽時爲義和有權數號曰智囊父某建武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踊不絕聲郡中賻贈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人年十五與母及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閉戶講誦絕人間事兄弟俱爲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太尉趙憙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以酒糧皆辭不受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母彊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教授不行及丕舉方正恭乃始爲郡吏太傅趙憙聞而辟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以經明得召與其議憙復舉恭直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爲

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牛主訟于恭恭召亭長勑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涕泣共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貰不問於是吏民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

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中牟名士王方帝即徵方詣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方致位侍中恭在事三年州舉尤異會遭母喪去官吏民思之後拜侍御史和帝初立議遣車騎將軍竇憲與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恭上疏諫曰陛下親勞聖思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北垂爲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獨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

訂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無蓄積會新遭大憂人懷恐懼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盡諒陰三年聽於冢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者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今邊境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為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安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已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今匈奴新為鮮卑所殺遠藏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祭肜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白山之難不絕如

綖都護滔沒士卒死者如積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爲累息柰何復欲襲其迹不顧患難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使者在道分部督趣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柰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恤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爲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留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心書奏不從每政事有益於人恭輒言其便無所隱諱其後拜爲魯詩博士由是家法學者日盛遷侍中數召讌見問以得失賞賜恩禮寵異焉遷樂安相是時東州多盜賊羣輩攻刼諸郡患之恭到重購賞開恩信其渠帥張漢等率支黨降恭上以漢補博昌尉其餘遂自相捕擊盡破平之州郡以安永元九年徵拜議郎八月飲酎齋會章臺詔使小黃門特引恭前其夜拜侍中勑使陪乘勞問甚渥冬遷光祿勳選舉清平京師貴戚莫能枉其正十一年代呂蓋爲司徒十五年從巡狩南陽除子撫爲郎中賜駙馬從駕時弟丕亦爲侍中兄

弟父子並列朝廷後坐事策免殤帝即位以恭爲長樂
衛尉永初元年復代梁鮪爲司徒初和帝末下令麥秋
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爲政因此盛夏斷獄恭
上疏諫曰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憂念萬民爲崇和氣
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時令所以助仁
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
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攺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
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因以盛夏徵召農人拘對
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而近於春月
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隱惻之實煩擾郡
縣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
案易五月姤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言君以夏至
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行者尚止之
況於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飢流冗今
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
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
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行
秋令則草木零落人傷於疫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

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爲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爲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淸矣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多駮異鄧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恭議奏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玆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其變者唯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嘘萬物養其根荄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夫王者之作因時爲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冀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變改以來年歲不熟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道爲虧況於衆乎易十二月君子以議獄緩死可

令疑罪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如故事後卒施行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大姓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生不有鄉舉者乎終無所言恭性謙退奏議依經潛有補益然終不自顯故不以剛直爲稱三年以老病策罷六年年八十一卒於家以兩子爲郎長子謙爲隴西太守有名績謙子旭官至太僕從獻帝西入關與司徒王允同謀共誅董卓及李傕入長安旭與允俱遇害恭弟丕字叔陵性沈深好學孳孳不倦遂杜絕交游不荅候問之禮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丕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爲當世名儒後歸郡爲督郵功曹所事之將無不以師友待之建初元年肅宗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寛舉丕時對策者百有餘人唯丕在高第除爲郎遷新野令視事朞年州課第一擢拜青州刺史務在表賢明愼刑罰七年坐事下獄司寇論元和元年徵再遷拜趙相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趙王商嘗欲避疾便時移住學官丕止不聽王乃上

疏自言詔書下丕丕奏曰臣聞禮諸侯薨於路寢大夫卒於嫡室死生有命未有逃避之典也學官傳五帝之道脩先王禮樂教化之處王欲廢塞以廣游讌事不可聽詔從丕言王以此憚之其後帝巡狩之趙特被引見難問經傳厚加賞賜在職六年嘉瑞屢降吏民重之永元二年遷東郡太守丕在二郡爲人修通溉灌百姓殷富數薦達幽隱名士明年拜陳留太守視事三朞後坐稟貧人不實徵司寇論十一年復、徵再遷中散大夫時侍中賈逵薦丕道蓺深明宜加任用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黄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罷朝特賜冠幘履韈衣一襲丕因上疏曰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禹皐陶之相戒顯周公箕子之所陳觀乎人文以化天下陛下既廣納謇謇以開四聰無令、芻蕘以言得罪既顯巖穴、以求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十二年

遷爲侍中免永初二年詔公卿舉儒術篤學者大將軍鄧騭舉丕再遷復爲侍中左中郎將再爲三老五年年七十五卒於官

魏霸字喬卿濟陰句陽人也世有禮義霸少喪親兄弟同居州里慕其雍和建初中舉孝廉八遷和帝時爲鉅鹿太守以簡朴寛恕爲政掾史有過要先誨其失不改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訴霸輒稱他吏之長終不及人短言者懷慙譖訟遂息永元十六年徵拜將作大匠明年和帝崩典作順陵時盛冬地凍中使督促數罰縣吏以厲霸霸撫循而已初不切責而反勞之曰令諸卿被辱大匠過也吏皆懷恩力作倍功延平元年代尹勤爲太常明年以病致仕爲光禄大夫永初五年拜長樂衛尉以病乞身復爲光禄大夫卒於官

劉寛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父崎順帝時爲司徒寛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寛車中認之寛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寛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爲謝之州里服其不校桓帝時大將軍辟五遷司徒長史時京師地震

特見詢問稍遷出為東海相延熹八年徵拜尚書令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為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民感德興行日有所化靈帝初徵拜太中大夫侍講華光殿遷侍中賜衣一襲轉屯騎校尉遷宗正轉光祿勳熹平五年代許訓為太尉靈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寬常令講經寬嘗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寬簡略嗜酒不好盥浴京師以為諺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迂久猶良久也）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汙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為長者後以日食策免拜衛尉光和二年復代段熲為太尉在職二年

以日食免。又拜永樂少府遷光禄勳以先策黃巾逆謀以事上聞封逯鄉侯六百户中平三年卒年六十六贈車騎將軍印綬位特進謚昭烈侯子松嗣官至宗正

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時客授東武因家焉父理爲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爲高密太傅別自名學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以父任爲博士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爲繡衣執法使督大姦遷後隊屬正更始立以爲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湛獨[illegible]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徹膳今民[illegible]飽乃共食麤糲分俸禄以賑鄉里來客者[illegible]時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爲湛起兵湛惡其惑[illegible]收斬之徇首城郭以示百姓於是吏民信向郡内[illegible]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欲[illegible]干任内職徵拜尚書使典定舊制時大司徒鄧禹西[illegible]關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爲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illegible]出征伐常留鎮守總攝羣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爲[illegible]司徒封陽都侯時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

[illegible]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
[illegible]謀於羣臣加上蓍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
[illegible]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
[illegible]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
[illegible]而動故衆今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
[illegible]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
[illegible]鄧奉之屬不爲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
[illegible]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
[illegible]所過縣邑尤爲困乏種麥之家多在
[illegible]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
[illegible]糧艱阻今兗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縱橫
[illegible]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税微薄安
[illegible]尚貧內郡況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
[illegible]求難四方疑怪百姓怨懼誠臣之所惑也復願
[illegible]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
[illegible]誠采其所長擇之聖慮以中土爲憂念帝覽其奏
[illegible]親征時賊徐異卿等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
[illegible]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爲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

[illegible]幸即日歸降護送洛陽湛雖在倉卒必於文德以

[illegible]禮樂政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違是歲奏行鄉飲酒禮

[illegible]施行之其冬車駕征張步留湛居守時蒸祭高廟而

[illegible]南尹司隸校尉於廟中爭論湛不舉奏坐策免六年

[illegible]封不其侯邑三千六百戶遣就國後南陽太守杜詩

[illegible]疏薦湛有杜石之姿宜居輔弼之位十三年夏徵勑

[illegible]擇拜吏日未及就位因讌見中暑病卒賜祕器帝親

[illegible]祠[illegible]使者[illegible]喪脩冢二子隆翕翕嗣爵卒子光嗣光

[illegible]晨嗣晨[illegible]博愛好學尤篤以女孫爲順帝貴人

奉朝請位特進卒子無忌嗣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

時爲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黄景校

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

黄景崔寔等共撰漢記又自采集古今刪著事要號曰

伏侯注無忌卒子質嗣官至大司農質卒子完嗣尚桓

帝女陽安公主女爲孝獻皇后曹操殺后誅伏氏國除

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淸靜無競故東州號爲伏不

鬬隆字伯文少以節操立名仕郡督郵建武二年詣懷

宮光武甚親接之時張步兄弟各擁彊兵據有齊地拜

隆爲太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隆移檄告諭所部青徐羣盜得檄惶怖獲索賊右師郎等六校即時皆降張步遣使隨隆詣闕上書獻鰒魚其冬拜隆光禄大夫復使於步并與新除青州牧守及都尉俱東詔隆輙拜令長以下隆招懷綏緝多來降附帝嘉其功比之酈生即拜步爲東萊太守而劉永亦復遣使立步爲齊王步貪受王爵宂豫未決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爲十萬户侯耳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間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雖在困戹授命不顧又吏民知步反叛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爲念臣隆得生到闕庭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殁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時人莫不哀憐焉三年張步平車駕幸北海詔隆中弟咸收隆喪賜給棺斂太中大夫護送喪事詔告琅邪作冢以子瑗爲郎中

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族父淵以宦者有才辯任職元帝時佐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大常侍成帝時任霸爲太子舍人霸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爲元都講王莽初五威司命陳崇舉霸德行遷隨宰縣界曠遠濱帶五湖而亡命者多爲寇盜霸到即案誅豪猾分捕山賊縣中清靜再遷爲執法刺姦糾案埶位者無所疑憚後爲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及王莽之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及更始立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朞年民至乃戒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受璽書具以狀聞會更始敗道路不通建武四年光武徵霸與車駕會壽春拜尚書令時無故典朝廷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明年代伏湛爲大司徒封關內侯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回十三年薨帝深傷惜之詔書悼惜於是追封謚霸則鄉哀侯食邑二千戸子昱嗣臨淮吏民

共爲立祠四時祭焉以沛郡太守韓歆代霸爲大司徒歆字翁君南陽人以從征伐有功封扶陽侯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嘗因朝會聞帝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帝大怒以爲激發歆又證歲將飢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坐免歸田里帝猶不懌復遣使宣詔責之司隸校尉鮑永固請不能得歆及子嬰竟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後千乘歐陽歙淸河戴涉相代爲大司徒坐事下獄死自是大臣難居相任其後河內蔡茂京兆王況（王音肅）魏郡馮勤皆得薨位況字文伯性聰敏爲陳留太守以德行化人遷司徒四年薨昱後徙封於陵侯永平中兼太僕昱卒子建嗣建卒子昌嗣

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也父尚成帝時至少府哀帝立以不附董賢違忤抵罪弘少而溫順哀平間作侍中王莽時爲共工赤眉入長安遣使徵弘逼迫不得已行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救得出因佯死獲免光武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梁爲大司空封栒邑侯

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徙封宣平侯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楊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其冠自是不復令譚給事中弘推進賢士馮翊桓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爲公卿者弘嘗讌見御座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爲撤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

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弘在位五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illegible]年卒無子國除弘弟嵩以剛彊孝烈著名官至河南尹嵩子由章和間爲太尉坐阿黨竇憲策免歸本郡自殺由二子漢登登在儒林傳漢字仲和以經行著名舉茂才四遷西河太守永建元年爲東平相度遼將軍立名即以威恩著稱遷太僕上病自乞拜太中大夫卒策書[illegible]惜今將相大夫會葬加賜錢十萬漢子則字元矩爲[illegible]陵令亦有名迹拔同郡韋著扶風法眞稱爲知人則[illegible]十歲與蒼頭共射弩蒼頭弦斷矢激誤中之即死[illegible]叩頭就誅則祭而[illegible]潁川荀爽深以爲美時人亦服焉

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也哀平間以儒學顯徵試博士對策陳災異以高第擢拜議郎遷侍中遇王莽居攝以病自免不仕莽朝會天下擾亂茂素與竇融善因避難歸之融欲以爲張掖太守固辭不就每所餉給計口取足而已後與融俱徵復拜議郎再遷廣漢太守有政績稱時陰氏賓客在郡界多犯吏禁茂輒糾案無所回避會洛陽令董宣舉糾湖陽公主帝始怒收宣既而赦之

茂嘉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曰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勢干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斧斤廢而不舉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輿出入宮省逋罪積日冤魂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顧干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箠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驕逸賓客放濫宜勑有司按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以厭遠近不緝之情光武納之建武二十年代戴涉爲司徒在職清儉匪懈二十三年薨于位時年七十二賜東園梓棺賻贈甚厚茂初在廣漢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輙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宮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爲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衮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月而茂徵焉乃辟賀爲掾賀字喬卿雒陽人祖父堅伯父游君並修清節不仕王莽賀能明法累官建武中爲尚書令在職六年曉習故事多所匡益拜荊州刺史引見賞賜恩寵

隆異及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勑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每所經過吏民指以相示莫不榮之永平四年徵拜河南尹以清静稱在官三年卒詔書愍惜賜車一乘錢四十萬

馮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也曽祖父揚宣帝時爲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爲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焉兄弟形皆偉壯惟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自耻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爲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八歲善計初爲太守銚期功曹有高能稱期常從光武征伐政事一以委勤勤同縣馮巡等舉兵應光武謀未成而爲豪右焦廉等所反勤乃率將老母兄弟及宗親歸期期悉以爲腹心薦於光武初未被用後乃除爲郎中給事尚書以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每引見帝輙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使典諸侯封事勤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帝益以爲能尚書衆事皆令

總録之司徒侯霸薦前梁令閻楊楊素有譏議帝常嫌之既見霸奏疑其有姦大怒賜霸璽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邪將殺身以成仁邪使勤奉策至司徒府勤還陳霸本意申釋事理帝意稍解拜勤尚書僕射職事十五年以勤勞賜爵關內侯遷尚書令拜大司農三歲遷司徒先是三公多見罪退帝賢勤欲令以善自終乃因讌見從容戒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竟以中傷至今死生吉凶未可知豈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誅雖復追加賞賜賻祭不足以償不訾之身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爲鏡誡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號稱任職勤母年八十每會見詔勑勿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其見親重如此中元元年薨帝悼惜之使者弔賜東園祕器賻贈有加勤七子長子宗嗣至張掖屬國都尉中子順尚平陽長公主終於大鴻臚建初八年以順中子奮襲主爵爲平陽侯薨無子永元七年詔書復封奮兄羽林右監勁爲平陽侯奉公主之嗣奮弟由黃門侍郎

尚平安公主勁薨子卯嗣延光中爲侍中薨子留嗣

趙憙字伯陽南陽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爲人所殺無子憙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距者憙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仇皆臥自搏後病愈悉自縛詣憙憙不與相見後竟殺之更始立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憙信義著聞願得降之更始乃徵憙憙年未二十既引見更始笑曰繭栗犢豈能負重致遠乎即除爲郎中行偏將軍事使詣舞陰而李氏遂降憙因進入潁川擊諸不下者歷汝南界還宛更始大悅謂憙曰卿名家駒努力勉之會王莽遣王尋王邑將兵出關更始拜憙爲五威偏將軍使助諸將拒尋邑於昆陽光武破尋邑憙被創有戰勞還拜中郎將封勇功侯更始敗憙爲赤眉所圍迫急乃踰屋亡走與所善友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慮有彊暴者而己受其害欲棄之於道憙責怒不聽因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之每道逢賊或

欲逼略憙輒言其病狀以此得免既入丹水遇更始親屬皆裸跣塗炭飢困不能前憙見之悲感所裝縑帛資糧悉以與之將護歸鄉里時鄧奉反於南陽憙素與奉善數貽書責切之而讒者因言憙與奉合謀帝以爲疑及奉敗帝得憙書乃驚曰趙憙眞長者也即徵憙引見賜鞍馬待詔公車時江南未賓道路不通以憙守簡陽侯相憙不肯受兵單車馳之簡陽吏民不欲內憙憙乃告譬呼城中大夫示以國家威信其帥即開門面縛自歸由是諸營壁悉降荊州牧奏憙才任理劇詔以爲平林侯相攻擊羣賊安集降附縣邑平定後拜懷令大姓李子春先爲琅邪相豪猾兼并爲人所患憙下車聞其二孫殺人事未發覺即窮詰其姦收子春二孫自殺京師爲請者數十終不聽時趙王良疾病將終車駕親臨問王所欲言王曰素與李子春厚懷令趙憙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他所欲王無復言既薨帝追感趙王乃貰子春其年遷憙平原太守時平原多盜賊憙與諸郡捕討其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憙上言惡惡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師近郡帝從之乃

悉移置頴川陳留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姦惡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二十六年帝延集內戚讌會歡甚諸夫人各各前言趙憙篤義多恩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爲憙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憙入爲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爲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二十七年拜太尉賜爵關內侯時南單于烏桓鮮卑並來入朝帝令憙典邊事思爲長久規憙上復緣邊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三十年憙上言宜封禪正三雍之禮中元元年從封太山及帝崩憙受遺詔典喪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憲章無序憙乃正色橫劒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憙乃表奏謁者將護分止他縣諸王並令就邸惟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永平元年封節鄉侯三年春考中山相薛脩事不實免其冬代竇融爲衛尉八年代虞延行太尉事居府如眞後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顯宗不許遣使者爲釋服賞賜恩寵甚渥憙內典宿衛外幹宰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怠顯

宗崩復典喪事再奉大行禮事脩舉肅宗即位進太傅錄尚書事擢諸子爲郎吏者七人長子代給事黃門建初五年憙疾病帝親幸視及薨車駕往臨弔時年八十四謚曰正侯子代嗣官至越騎校尉永元中副行征西將軍劉尚征羌坐事下獄疾病物故和帝憐之賜祕器錢布贈越騎校尉節鄉侯印綬子直嗣官至步兵校尉直卒子淑嗣無子國除

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學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門徒數百人名稱州里以司徒茂才爲豐令視事三年縣無獄訟爲州郡最司徒范遷薦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在本朝并上其理狀永平五年入代鮑昱爲司隸校尉多所舉正百僚敬憚之八年代包咸爲大鴻臚十一年代鮭陽鴻爲大司農是時顯宗方勤萬機公卿數朝會每輒延謀政事判折獄訟融經明才高善論議朝廷皆服其能帝數嗟歎以爲才堪宰相明年代伏恭爲司空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肅宗即位以融先朝名臣代趙憙爲太尉與憙參錄尚書事建初四年薨車駕親臨其喪時融長子麟歸鄉里帝以其餘子幼弱勑太

尉掾史教其威儀進

賻贈恩寵篤密焉又賜冢塋地

於顯節陵下除麟為

韋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也高祖賢宣帝時為丞相祖

賞哀帝時為大司馬彪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

出廬寢服竟羸瘠骨立異形醫療數年乃起博學洽聞

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復歸教授安

貧樂道恬於進趣三輔諸儒莫不慕仰之顯宗聞彪名

永平六年召拜謁者賜以車馬衣服三遷魏郡太守肅

宗即位以病免徵為左中郎將長樂衛尉數陳政術每

歸寬厚比上疏乞骸骨拜為奉車都尉秩中二千石賞

賜恩寵侔於親戚建初七年車駕西巡狩以彪行太常

從數召入問以三輔舊事禮儀風俗彪因建言今西巡

舊都宜追録高祖中宗功臣褒顯先勳紀其子孫帝納

之行至長安乃制詔京兆尹右扶風求蕭何霍光後時

光無苗裔唯封何末孫熊為酇侯建初二年已封曹參

後曹湛為平陽侯故不復及焉乃厚賜彪錢珍羞食物

使歸平陵上冢還拜大鴻臚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

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疏咎在州郡有詔

下公卿朝臣議彪上議曰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深納之彪以世承二帝吏化之後多以苛刻爲能又置官選職不必以才因盛夏多寒上疏諫曰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少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嗇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爲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

才謇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爲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爲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書奏帝納之元和二年春東巡狩以彪行司徒事從行還以病乞身帝遣小黃門太醫問病賜以食物彪遂稱困篤章和二年夏使謁者策詔彪令上大鴻臚印綬其遣太子舍人詣中臧府受賜錢二十萬永元元年卒詔復賜錢二十萬布百匹穀三千斛彪清儉好施祿賜分與宗族家無餘財著書十二篇號曰韋卿子彪

族子義字季節爲祖父玄成元帝時爲丞相初彪獨徙扶風故義猶爲京兆杜陵人焉兄順字叔文平輿令有高名次兄豹字季明數辟公府輒以事去司徒劉愷復辟之謂曰卿以好去就爵位不躋今歲垂盡當選御史意在相薦子其宿留乎豹曰犬馬齒衰旅力已劣仰慕崇恩故未能自割且眩瞀滯疾不堪久待選薦之私非所敢當遂跣而起愷追之徑去不顧安帝西巡徵拜議郎義少與二兄齊名初仕州郡太傅桓焉辟舉理劇爲廣都長甘陵陳二縣令政甚有績官曹無事牢獄空虛

數上書順帝陳宜依古典考功黜陟徵集名儒大定其制又譏切左右貶刺竇氏言旣無感而久抑不遷以兄順喪去官比辟公府不就廣都爲生立廟及卒三縣吏民爲義舉哀若喪考妣劉子著字休明少以經術知名不應州郡之命大將軍梁冀辟不就延熹二年桓帝公車備禮徵至霸陵稱病歸乃入雲陽山采藥不返有司舉奏加罪帝特原之復詔京兆尹重以禮敦勸著遂不就徵靈帝即位中常侍曹節以陳蕃竇氏旣誅海內多怨欲借寵時賢以爲名白帝就家拜著東海相詔書逼切不得已解巾之郡政任威刑爲受罰者所奏坐論輸左校又後妻驕恣亂政以之失名竟歸爲姦人所害隱者恥之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也少修高節顯名三輔哀平際見王氏據權專政侵削宗室有逆亂萌遂隱遁深山州郡連召常稱疾不仕王莽爲宰衡辟命不應及莽篡位又遣使者徵之秉固稱疾病更始即位徵爲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明年遷

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畧苛細百僚敬之秉性節儉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嘆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即賜布帛帷帳什物四年拜大司徒司直所得祿奉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儋石之儲六年卒官帝愍惜之除子彪爲郎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也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爲儀表人或謂湛僞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成哀閒爲二千石王莽特歷太守都尉建武初爲左馮翊在郡修典禮設教條政化大行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軾輅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五年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七年以病乞身拜光祿大夫代王丹爲太子太傅及郭后廢因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居中東門候舍故時人號中東門君帝數存問賞賜後大司徒戴涉被誅帝彊起湛以代之湛至朝堂

遺失溲便因自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數年卒於家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邽人也哀平時仕州郡王莽時連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閒候勤者而勞之其惰嬾者恥不致丹皆兼功自厲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輕黠游蕩廢業爲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沒者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爲辦鄉鄰以爲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丹資性方潔疾惡彊豪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爲護喪事賻助甚豐丹乃懷縑一匹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慚色自以知名欲結交於丹丹拒而不許會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軍糧乏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禹表丹領左馮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爲太子少傅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縑

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客初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以免客慙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爲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不爲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其後遜位卒于家

◆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夏侯尚書王莽世寢病不仕教授諸生千餘人建武二年大司馬吳漢辟不應三年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信以禮進止朝廷敬之遷沛郡太守至蘄縣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遂上疾篤乞骸骨徵拜太中大夫六年代宣秉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歎息而還聞者莫不嘉之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病詔以玄纁聘

之遂不應後光武幸蘭陵遣使者問良所疾苦不能言對詔復其子孫邑中傜役卒於家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父鄴成哀間爲涼州刺史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世稱通儒初爲郡吏王莽敗盜賊起林與弟成及同郡范逡孟冀等將細弱俱客河西道逢賊數千人遂掠取財裝褫奪衣服拔刃向林欲殺之林曰願一言而死將軍知天神乎赤眉兵衆百萬所向無前而殘賊不道卒至破敗今將軍以數十之衆欲規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遵覆車不畏天乎賊遂釋之俱免於難隗囂聞林志節深相敬待以爲持書平後因疾告去辭還禄食囂復欲令彊起遂稱篤囂意雖相望且欲優容之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蓋伯夷叔齊耻食周粟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所志林雖拘於囂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嘆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光武聞

林已歸三輔乃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賜車馬衣被羣僚知林以名德用甚尊憚之京師士大夫咸推其博洽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興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矣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明年大議郊祀制多以爲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復下公卿議議者僉同帝亦然之林獨以爲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乃定從林議後代王良爲大司徒司直林薦同郡范逡趙秉申屠剛及隴西牛邯等皆被擢用士多歸之十一年司直官罷以林代郭憲爲光祿勳内奉宿衛外總三署周密敬慎選舉稱平郎有好學者輒見誘進朝夕滿堂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

故姦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爲圜斲彫爲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内歡欣人懷寛德及至其後漸以滋彰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臧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敝彌深臣愚以爲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後皇太子彊求乞自退封東海王故重選官屬以林爲王傅從駕南巡狩時諸王傅數被引命或多交游不得應詔唯林守慎有召必至餘人雖不見譴而林特受賞賜又辭不敢受帝益重之明年代丁恭爲少府二十二年復爲光祿勳頃之代朱浮爲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爲任職相明年薨帝親自臨喪送葬除子喬爲郎　又詔喬爲丹水長

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也父稚成帝時爲廬江太守有清名丹七歲而孤小心孝順後母哀憐之爲鬻衣裝買

產業後從師於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既至京師嘗為都講諸儒咸敬重之大司馬嚴尤請丹辭病不就王莽又徵之遂與諸生逃於北地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為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丹自去家十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更始敗諸將悉歸光武並獲封爵丹獨保平氏不下為更始發喪衰經盡哀建武二年遂潛逃去敝衣間行涉歷險阻求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太守杜詩請為功曹丹薦鄉人長者自代而去詩乃歎曰昔明王興化鄉士讓位功曹推賢可謂至德勑以丹事編署黃堂以為後法十三年大司馬吳漢辟舉高第再遷并州牧有清平稱轉使匈奴中郎將遷左馮翊永平三年代李訢為司徒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明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事無所據策免五年卒於家時年八十七以河南尹范遷有清行代為司徒遷字子廬沛國人初為漁陽太守以智略安邊匈奴不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又推與兄子其妻常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可

餘奉祿以爲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在位四年薨家無儋石焉後顯宗因朝會問羣臣郭丹家今何如宗正劉匡對曰昔孫叔敖相楚馬不秣粟妻子不衣帛子孫竟蒙寢丘之封丹出典州郡入爲三公而家無遺產子孫困匱帝乃下南陽訪求其嗣長子宇官至恒山太守少子濟趙相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也初爲郡吏歲旦與掾吏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諂稱太守功德良於坐下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斂容而止遂罷轉良爲功曹恥以言受進終不肯謁時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署爲西曹蒼甚相敬愛上疏薦良經任博士行中儀表宜備宿衛以輔聖政書奏顯宗以示公卿曰前以事見良鬚髮皓然衣冠甚偉夫薦賢助國宰相之職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今以良爲議郎永平中車駕近出而信陽侯陰就干突禁衛車府令徐匡鉤就車收御者送獄詔書譴匡匡乃自繫良上言信陽侯就倚恃外戚干犯乘輿無人臣禮爲大不敬匡執法守正反下于理臣恐聖化由是而弛帝

雖赦臣猶左轉良爲即丘長後遷司徒長史每處大議輒據經典不希旨偶俗以徼時譽後坐事免復拜議郎卒於官

承宮字少子琅邪姑幕人也少孤年八歲爲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爲諸生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經典既明乃歸家教授遭天下喪亂遂將諸生避地漢中後與妻子之蒙陰山肆力耕種禾黍將熟人有認之者宮不與計推之而去由是顯名三府更辟皆不應永平中徵詣公車駕臨辟雍召宮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陳政論議切慤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帝勑自整飾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十七年拜侍中祭酒建初元年卒肅宗褒歎賜以冢地妻上書乞歸葬鄉里復賜錢三十萬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少好黃老書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

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均好義篤實養寡嫂收孤兒恩禮敦至常稱病家廷不應州郡辟召郡將欲必致之使縣令譎將詣門旣至卒不能屈均於是客於濮陽建初三年司徒鮑昱辟之後舉直言並不詣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後以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疾篤帝賜以衣冠元和元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賜均及前安邑令毛義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明年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勑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故時人號爲白衣尚書永元中卒於家

趙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也父戒爲太尉桓帝立以定策封厨亭侯典少篤行隱約博學經書弟子自遠方至建和初四府表薦徵拜議郎侍講禁內再遷爲侍中時帝欲廣開鴻池典諫曰鴻池汎溉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約已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父卒襲封出爲弘農太守轉右扶風公事去官徵拜城門校尉轉將作大匠遷少府又轉大鴻臚時恩澤諸侯以無勞受封羣臣不悅而莫敢諫典獨奏曰夫

無功而賞勞者不勸上忝下辱亂象干度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宜一切削免爵土以存舊典帝不從頃之轉太僕遷太常朝廷每有災異疑議輙諮問之典據經正對無所曲折每得賞賜輙與諸生之貧者後以諫諍違旨免官就國會帝崩時禁藩國諸侯不得奔弔典慨然曰身從衣褐之中致位上列且烏鳥反哺報德况於士邪遂解印綬符策付縣而馳到京師州郡及大鴻臚並執處其罪而公卿百僚嘉典之義表請以租自贖詔書許之再遷長樂少府衛尉公卿復表典篤學博聞宜備國師會病卒使者弔祠竇太后復遣使兼贈印綬謚曰獻侯典兄子謙謙弟温相繼爲三公謙字彥信初平元年代黃琬爲太尉獻帝遷都長安以謙行車騎將軍爲前置明年病罷復爲司隸校尉車師王侍子爲董卓所愛數犯法謙收殺之卓大怒殺都官從事而素敬憚謙故不加罪轉爲前將軍遣擊白波賊有功封郿侯李傕殺司徒王允復代允爲司徒數月病免拜尚書令是年卒謚曰忠侯温字子柔初爲京兆郡丞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遭歲大飢散家糧以賑窮餓所

活萬餘人獻帝西遷爲侍中同輿輦至長安封江南亭侯代楊彪爲司空免頃之復爲司徒録尚書事時李傕與郭汜相攻傕遂虜掠禁省劫帝幸北塢外內隔絶傕素疑溫不與己同乃內溫於塢中又欲移乘輿於黄白城溫與傕書曰公前託爲董公報讎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說也今與郭汜爭睚眦之隙以成千鈞之讎人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悟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上命不行威澤日損而復欲移轉乘輿更幸非所此誠老夫所不達也於易一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引軍還屯上安萬乘下全人民豈不幸甚傕大怒欲遣人殺溫董卓從弟應溫故掾也諫之數日乃獲免溫從車駕都許建安十三年以辟司空曹操子丕爲掾操怒奏溫辟忠臣子弟選舉不實免官是歲卒年七十二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父成帝時爲太樂令譚以父任爲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訓詁大義不爲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揚雄辯析疑異性嗜倡樂簡易不修威儀而憙非毀俗儒由是多

見排抵（音紙）哀平間位不過郎傅皇后父孔鄉侯晏深善於譚是時高安侯董賢寵幸女弟爲昭儀皇后日已踈晏嘿嘿不得意譚進說曰昔武帝欲立衛子夫陰求陳皇后之過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董賢至愛女弟尤幸殆將有子夫之變可不憂哉晏驚動曰爲之柰何譚曰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布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伎此不可不備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借以重埶貽致譏議不如謝遣門徒務執謙愨此修己正家避禍之道也晏曰善遂罷遣常客入白皇后如譚所戒後賢果諷太醫令眞欽使求傅氏罪過遂逮后弟侍中喜詔獄無所得乃解故傅氏終全於哀帝之時及董賢爲大司馬聞譚名欲與之交譚先奏書於賢說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能用遂不與通當王莽居攝篡弑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莽時爲掌樂大夫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世祖即位徵待詔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後大司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

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改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晁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民懸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户殄業而俗稱豪傑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

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爲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爲之保役趍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專彼一已不敢以貨與

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則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書奏不省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又醻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復上疏曰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

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復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爲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疑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冑之臣今聖朝興復祖統爲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由是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爲取莫知與之爲取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剋如此則能以狹爲廣以遲爲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帝省奏愈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嘿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爲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

年七十餘初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光武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所著賦誄書奏凡二十六篇元和中肅宗東巡至沛使使者祠譚冢鄉里以爲榮

傳第二十上　通志一百七

列傳第二十下　通志一百七下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祖野王元帝時爲大鴻臚衍幼有奇材年九歲能誦詩至二十而博通羣書王莽時諸公多薦舉之者衍辭不肯仕時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將軍廉丹討伐山東丹辟衍爲掾與俱至定陶莽追詔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

取飲稱於諸侯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詭於衆意寧國存身賢智之慮也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軍殘衆無補於主身死之日負義於時智者不爲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怠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勇冠乎賁育名高乎太山將軍之先爲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小人懷德甚於詩人之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況子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礪其節百里之内牛酒日賜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從横之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禄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耻及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而爲功願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丹不能從進入雎陽復說丹曰蓋聞明者見於無形智者見於未萌況其昭晢者乎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曰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贅於時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時不重

至公勿再計冊不聽遂進及無鹽與赤眉戰死衍乃亡命河東更始二年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衍因以計說永曰衍聞明君不惡切愨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蒙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敢拱默被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於南夷緣邊破於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禍挐未解兵連不息刑法彌深賦斂愈重衆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饑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蜂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涌更相駘藉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太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喢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九虎之軍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朞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絶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然而諸將虜

掠逆倫絶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産饑者毛食寒者裸跣寃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珪璧其行束脩其心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蟊賊安其彊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行闕之兵久則力蚕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眞定之際復擾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柰何自怠不爲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彊胡年穀獨孰人庶多沓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爲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懸於將軍將軍所杖必須良材而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雖則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爲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

安其業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鑒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省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今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于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永旣素重衍爲且受使得自置編裨乃以衍爲立漢將軍領狼孟長屯太原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扞衛并土及世祖即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爲延所獲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即拜爲上黨太守因遣使者招永衍永衍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約衍乃遺邑書曰蓋聞晉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趙武逢難而程嬰明其賢二子之義當矣今三王背叛赤眉危困天下螘動社稷顛隕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伯玉擢選剖符專宰大郡夫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三關西爲國蔽柰何舉之以資彊敵開天下之匈假仇讎之刃豈不哀哉衍聞之委質爲子無有二心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是以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謝

息守郕脅以晉嘗不喪其邑由是言之內無鉤頸之禍外無桃萊之利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耻切爲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竊邑叛君以要大利曰賤而必書莒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是以大丈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爲伯玉深計莫若與鮑尚書同情戮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功如以尊親係累之故能捐位投命歸之尚書大義旣全敵人紓怨上不損剖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申胥高談無愧天下若乃貪上黨之權惜全邦之實衍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上黨復有前年之禍昔晏平仲納延陵之誨終免欒高之難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以爲伯玉聞此至言必若刺心自非嬰城而堅守則棄馬而不顧也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以成勝願自彊於時無與俗同邑報書曰僕雖駑怯亦欲爲人也豈苟貪生而畏死哉曲戟在頸不易其心誠僕志也聞者老母諸弟見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要長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間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

雖老親受戮妻兒橫分邑之願也間者上黨䵷賊大衆圍城義兵兩輩入據井陘邑親潰敵圍拒擊宗正自試智勇非不能當誠知故朝爲兵所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輔隴西北地從風響應其事昭昭日月經天河海帶地不足以比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下存亡誠云命也邑雖沒身能知命何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義毋子至恩今故主已亡義無誰爲老毋拘執恩所當留而厲以貪權誘以策馬抑其利心必其不顧何其愚乎邑年三十歷位卿士性少嗜欲情厭

事爲況今位尊身危財多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君長敬通揭節垂組自相署立蓋仲由使門人爲臣孔子譏其欺天君長據位兩州加以一郡而河東畏國兵不入蟲上黨見圍不窺大谷宗正臨境莫之能援兵威屈辱國權日損三王背叛赤眉害主未見兼行倍道之赴若墨翟累繭救宋申包胥重胝存楚衛女馳歸唁兄之志主亡一歲莫知定所虛冀妄言苟肆鄙塞未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爲臣焉知爲主豈厭爲臣子思爲君父乎欲搖太山而蕩北海事敗身危要思邑言衎不從或

訛言更始隨赤眉在北永衍信之故屯兵界休方移書上黨云皇帝在雍以惑百姓永遣弟叔及子壻張舒誘降涅城舒家在上黨邑悉繫之又書勸永降永不荅自是與邑有隙邑字伯玉馮翊人也後爲漁陽太守永衍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幅巾降於河内帝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而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記有之人有挑其鄰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

曰夫非罵爾者邪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頃之帝以衍爲曲陽令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毀故賞不行建武六年日食衍首陳八事一曰顯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修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祿秩八曰撫邊境書奏帝將召見初衍爲狼孟長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畧是時畧爲司空長史讒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護等懼之即共排間衍不得入後衞尉

陰興信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重深敬重衍衍遂與之交結由是爲諸王所聘請尋爲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徒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建武末衍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爲罪施之以德則爲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妒於公孫弘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此忠臣之常所爲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埶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衍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時之利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修勑外遠嫌疑故敢與交通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昔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時飭躬

力行之秋而怨讎叢興譏議橫世蓋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也踈遠壠畝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書奏猶以前過不用衍不得志退而作賦又自論曰馮子以爲夫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風興雲蒸一龍一蛇與道翺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進退無主屈伸無常故曰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與物趣舍常務道德之實而不求當世之名闊略抄小之禮蕩佚人間之事正身直行恬然肆志顧常好俶儻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喟然長歎

自傷不遭久棲遲於小官不得舒其所懷抑心折節意悽情悲夫伐冰之家不利雞豚之息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況歷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益狹居處益貧惟夫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慮時務者不能興其德爲身求者不能成其功去而歸家復羈旅於州郡身愈據職家彌窮困卒離飢寒之災有喪元二之禍先將軍葬渭陵哀帝之崩也營之以爲園於是以新豐之東鴻門之上壽安之中地埶高敞四通廣大南望酈山北屬涇渭東瞰河華龍門之陽三晉之路西顧豐鎬周秦之丘宮

觀之墟通視千里覽見舊都遂定塋焉退而幽居蓋忠臣過故墟而歔欷孝子入舊室而哀歎每念祖考著盛德於前垂鴻烈於後遭時之禍墳墓蕪穢春秋蒸嘗昭穆無列年衰歲暮悼無成功將西田牧肥饒之野殖生產修孝道營宗廟簡祭祀然後闔門講習道德覽觀乎孔老之論庶幾乎松喬之福上隴阪陟高岡游精宇宙流目八紘歷觀九州山川之體追覽上古得失之風愍道陵遲傷德分崩夫靚其終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詠其道疆理九野經營五山眇然有思陵雲之意乃作賦

自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者言光明風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也文多故不載顯宗即位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衍娶北地女任氏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老竟出之遂埳壈於時然有大志不戚戚於賤貧居常慷慨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揭節奉使不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槩於懷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脩道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爲後世法居貧年老卒于家所著賦誄銘說問交德誥慎

情書記說自序官錄說纂五十篇肅宗甚重其文子豹字仲文年十二母爲父所出後母惡之嘗因豹夜寐欲行毒害豹走得免敬事愈慎而母疾之益深時人稱其孝長好儒學以詩春秋教授麗山下鄉里爲之語曰道德彬彬馮仲文擧孝廉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嘗伏省閤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勑令勿驚由是數加賞賜是時方平西域以豹有才謀拜爲河西校尉和帝初數言邊事奏置戊己校尉城郭諸國復率舊職遷武威太守視事二年河西稱之

復徵入爲尚[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王莽[illegible]朝[illegible]多猜忌[illegible]族不得

宦剛常疾之及舉賢良[illegible]策曰臣聞王事失

則神祇怨怒姦邪亂正故[illegible]錯此[illegible]以譴告王

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

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

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臣之情

挫直士之鋭殆弃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鼓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唯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襁褓即位已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閒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爲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埶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爲怨姦臣賊子以之爲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况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爲忠直而尊其宗黨擢抑外戚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方今師傅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持滿之戒老氏所慎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

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歛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夭命盜賊羣輩且以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至乃訛言積弩入宮宿衛驚懼自漢興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業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禍患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絕邪謀書奏莽令元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違背大義其罷歸田里後莽篡位剛遂避地河西轉入巴蜀往來二十許年及隗囂據隴右欲背漢而附公孫述剛說之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朝躬聖德舉義兵龔行天罰所當必摧誠天之福非人力也將軍本無尺土孤立一隅宜推誠奉順與朝并力上應天心下酬人望為國立功可以永年嫌疑之事聖人所絕以將軍之威重遠在千里動作舉措

可不慎歟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没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哉今何畏何利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媿當世夫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爲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嚻不納遂畔從述

建武七年詔書徵剛剛將歸與嚻書曰愚聞專己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雖有明聖之姿猶屈己以從衆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夫聖人不以獨見爲明而以萬物爲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以布衣爲鄉里所推廟堂之計既不豫定動軍發衆又不深料今東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人人懷憂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羣衆疑惑人懷顧望非徒無精鋭之心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則變生事急則計易其埶然也夫離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將軍素以忠孝顯聞是以士大夫不遠千里慕樂德義今苟欲決意徼幸此何如哉夫天所祐者順人所助者信如未蒙祐助令小人受塗地之禍毀壞終身之德敗亂君臣之節汙傷父子之恩衆賢破膽可

不慎哉囂不納剛到拜侍御史遷尚書令光武嘗欲出游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軔乘輿輪帝遂爲止時內外羣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捶撲牽曳於前羣臣莫敢正言剛每輒極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以成其德帝並不納以數切諫失旨數年出爲平陰令復徵拜太中大夫以病去官卒於家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父宣哀帝時任司隸校尉爲王莽所殺永少有志操習歐陽尚書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即去之初爲郡功曹莽以宣不附己欲滅其子孫都尉路平承望風旨規欲害永太守苟諫擁護召以爲吏嘗置府中永因數爲諫陳興復漢室翦滅篡逆之策諫每戒永曰君長幾事不密禍倚人門永感其言及諫卒自送喪歸扶風路平遂收永弟升太守趙興到聞而歎曰我受漢家茅土不能立節而鮑宣死之豈可害其子也即勑縣出升復署永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興欲謁之永疑其詐諫不聽而出興遂駕往永乃拔佩刀截馬當匈乃止後數日莽詔書果下

捕穪者永由是知夕舉秀才不應更始二年徵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部得自置偏裨輙行軍法永至河東因擊青犢大破之更始封爲中陽侯永雖爲將率而車服敝素爲道路所識時赤眉害更始三輔道絶光武即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永詣行在所永疑不從乃收繫大伯遣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伯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内帝見永問曰卿衆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時攻懷未拔帝謂永曰我攻懷三日而兵不下關東畏服卿可且將故人自往城下譬之即拜永諫議大夫永至懷乃說更始河内太守於是開城而降帝大喜賜永洛陽商里宅固辭不受時董憲裨將屯兵於魯侵犯百姓乃拜永爲魯郡太守永到擊討大破之降者數千人惟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各千餘人穪將軍不肯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從講堂至于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

欲令太守行禮助五誅無道邪乃會人衆修鄉射之禮請豐等會觀欲因此禽之豐等亦欲圖永乃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格殺豐等禽破黨與帝嘉其略封爲關內侯遷揚州牧時南土尚多寇暴永以吏民痍傷之後乃緩其銜轡示誅彊橫而鎮撫其餘百姓安之會遭母憂去官悉以財產與孤弟子建武十一年徵爲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戚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慎永乃辟扶風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曰貴戚且宜歛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車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後大司徒韓歆坐事永固請之不得以此忤帝意出爲東海相坐度田事不實被徵諸郡守多下獄永至城皋詔書迎拜爲兗州牧便道之官視事三年病卒子昱昱字文泉少傳父

學客授於東平建武初太行山中有劇賊太守戴涉聞昱有智略乃就謁請署守高都長昱應之遂討擊羣賊誅其渠帥道路開通由是知名後爲沘陽長政化仁愛境内清靜荆州刺史表上之再遷中元元年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黄門問昱有所怪否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也昱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永平十五年坐救火遲免後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決壞年費常三千餘萬昱乃上作方梁石洫（猶今之水門）水常饒足溉田倍多民以殷富十七年代王敏爲司徒賜錢帛什器帷帳除子德爲郎建初元年大旱穀貴肅宗召昱問曰旱既太甚將何以消復災眚對曰臣聞聖人理國三年有成今陛下始踐天位刑政未著如有失得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寃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一人呼嗟王政爲虧宜一切還諸徙家屬蠲除禁錮興滅繼絶死生獲所如此和氣可致帝納其言

四年代牟融爲太尉六年薨年七十餘子德修志操有名稱累官爲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豐穰吏民愛悅號爲神父時郡學久廢德乃修起橫舍備俎豆黼冕行禮奏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在職九年徵大司農卒于官子昂字叔雅有孝義節行初德被病數年昂俯伏左右衣不緩帶及遭喪毀瘠三年抱負乃行服闋遂潛于墓次不關時務舉孝廉辟公府連徵不至卒於家

郅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年十二失母居喪過禮及長理韓詩嚴氏春秋明天文歷數王莽時惲仰占天象謂友人曰方今鎮歲熒惑並在漢分翼軫之域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福歸有德如有順天發策者必成大功時左隊大夫逯（音録姓也）並素好士惲說之曰當今上天垂象智者以昌愚者以亡昔伊尹自鬻輔商立功全人惲竊不遜敢希伊尹之蹤應天人之變明府倘不疑逆俾成天德並奇之使署爲吏惲不謁曰文王拔呂尚於渭濵高宗禮傅說於巖築桓公取管仲於射鉤故能立弘烈就元勳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爲吏位也非闚天者不

可與圖遠君不授驥以重任驥亦俛首裹足而去耳遂不受署西至長安乃上書王莽曰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璣衡垂日月含元包一甄陶品類顯表紀世圖錄豫設漢歷久長孔爲赤制不使愚惑殘人亂時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誡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轉禍爲福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盛衰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若不早圖是不免於竊位也且堯舜不以天顯自與故禪天下陛下何貪非天顯以自累也天爲陛下嚴父臣爲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留神莽大怒即收繫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惲據經讖難即害之使黃門近臣脅惲令自告狂病恍惚不覺所言惲乃瞋目詈曰所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須冬會赦得出乃與同郡鄭敬南遁蒼梧建武三年又至廬江因遇積弩將軍傅俊東徇揚州俊素聞惲名乃禮請之上爲將兵長史授以軍政惲乃誓眾曰無掩人不備窮人於戹不得斷人肢體裸人形骸放淫婦女時俊軍士猶發冢陳尸掠奪百姓惲諫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

下易一人之命故能獲天地之應剋商如林之旅將軍如何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神明今不謝天改政無以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所殘暴以明非將軍本意也俊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七年俊還京師而上論之惲恥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縣令卑身崇禮請以爲門下掾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爲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殁視惲歔欷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讎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

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人惟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誡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帝賜布百疋而貶東中門候爲參封尉後令惲受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皇后廢惲乃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后旣廢而太子意不自安惲乃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明

君吉甫賢臣及有纖介放逐孝子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太子宜因左右及諸皇子引愆退身奉養母氏以明聖教不背所生太子從之帝竟聽許惲再還長沙太守先是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隣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惲異之以爲首舉後坐事左轉芒長又免歸避地教授著書八篇以病卒子壽字伯孝善文章以廉能稱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時冀部屬郡多封諸王賓客放縱類不檢節壽案察之無所容貸乃使部從事專住王國又從督郵舍王宮外動靜失得即時馳驛言上奏王罪及劾傳相於是藩國畏懼並爲遵節視事三年冀土肅清三遷尚書令朝廷每有疑議常獨進見肅宗奇其智策擢爲京兆尹郡多彊豪姦暴不禁三輔素聞壽在冀州皆懷震竦各相檢勑莫敢干犯壽雖威嚴而推誠下吏皆願効死莫有欺者以公事免復徵爲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是時憲征匈奴海內供其役費而憲及其弟篤景並起第宅驕奢非法

百姓苦之壽以府藏空虛軍旅未休遂因朝會譏刺憲等厲音正色辭旨甚切憲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理之得減死論徙合浦未行自殺家屬得歸鄉里

蘇竟字伯況扶風平陵人也平帝世竟以明易爲博士講書祭酒善圖緯能通百家之言王莽時與劉歆等共典校書拜代郡中尉時匈奴擾亂北邊多罹其禍竟終完輯一郡光武即位就拜代郡太守使固塞以拒匈奴建武五年冬盧芳略得北邊諸郡帝使偏將軍隨弟屯代郡竟病篤以兵屬弟詣京師謝罪拜侍中數月以病免初延岑護軍鄧仲況擁兵據南陽陰縣爲寇而劉歆兄子龔爲其謀主竟時在南陽與龔書曉之曰君執事無恙走昔以摩研編削之才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祕書竊自依依未由自達蓋聞君子愍同類而傷不遇人無愚智莫不先避害然後求利先定志然後求名昔智果見智伯窮兵必亡故變名逃遁陳平知項王爲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知之至也聞君前權時屈節北面延牙乃後覺悟棲遲養德先世數子又何以加君處陰中

上多賢士若以須臾之間研考異同揆之圖書測之人事則得失利害可陳於目何自負畔亂之困不移守惡之名乎與君子之道何其反也世之俗儒末學醒醉不分而稽論當世疑誤視聽或謂天下迭興未知誰是稱兵據土可圖非冀或曰聖王未啓宜觀時變倚彊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祕經爲漢赤制玄包幽室文隱事明且火德承堯雖昧必亮承積世之祚握無窮之符王氏雖乘間偷篡而終嬰大戮支分體解宗氏屠滅非其効歟皇天所以眷顧踟躕憂漢子孫者也論者若不本之於天參之於聖猥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說士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諸儒或曰今五星失晷天時謬錯辰星久而不効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鎮星繞帶天街歲星不舍氐房以爲諸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設皆應之分野各有所主夫房心即宋之分東海是也尾爲燕分漁陽是也東海董憲迷惑未降漁陽彭寵逆亂擁兵王赫斯怒命將並征故熒惑應此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末失行筭度以至于今或守東井或没羽林或徘徊藩屏或躑躅帝

宮或經天反明或潛藏久沈或衰微暗昧或煌煌南北或盈縮成鉤或偃蹇不禁皆大運蕩除之祥聖帝應符之兆也賊臣亂子往往錯互指麾妄說傳相壞誤由此論之天文安得遵度哉乃者五月甲申天有白虹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可萬丈正臨倚彌倚彌即黎丘秦豐之都也是時月入于畢畢爲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求助天也夫仲夏甲申爲八魁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退惡攘逆流星狀似蚩尤旗或曰營頭或曰天槍出奎而西北行至延牙營上散爲數百而滅奎爲毒螫主庫兵此二變郡中及延牙士衆所共見也是故延牙遂之武當託言發兵實避其殃今年比卦部歲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性滅火南方之兵受歲禍也德在中宮刑在木木勝土刑制德今年兵事畢已中國安寧之效也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豫焉如何怪惑依而恃之葛藟之詩求福不回其若是乎圖讖之占衆變之驗皆君之所明善惡之分去就之決不可不察無忽鄙言夫周公之善康叔以不從管蔡之亂也景帝之悅濟北以不從吳濞之畔也自更

始以來孤恩背逆歸義同善臧否粲然可不察歟良醫不能救無命彊梁不能與天爭故天之所壞人不得支宜密與太守劉君共謀降仲尼栖栖墨子遑遑憂人之甚也屠羊救楚非要爵茅焦干秦豈求報利盡忠慱愛之誠憤懣不能已耳又與仲況書諫之文多不載於是仲況與龔遂降龔孟公長安人善論議扶風馬援班彪並器重之竟終不伐其功潛樂道術作記誨篇及文章傳於世年七十卒于家

楊厚字仲桓廣漢新都人也祖父春卿善圖讖學爲公孫述將漢兵平蜀春卿自殺臨命戒其子統曰吾綈袠中有先祖所傳祕記爲漢家用爾其修之統感父遺言服闋辭家從犍爲周循學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建初中爲彭城令一州大旱統推陰陽消伏縣界蒙澤太守宗湛使統爲郡求雨亦即降澍自是朝廷災異多以訪之統作家法章句及內讖二卷解說位至光祿大夫爲國三老年九十卒統生厚厚母初與前妻子愽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令和親乃託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懼然改意恩養加篤愽後至光祿大夫

大字三百七十八

厚少學統業精力思述初安帝永初二年太白入北斗洛陽大水時統爲侍中厚[illegible]在京師朝廷以問統統對年老耳目不明子厚曉讀[illegible]書粗識其意鄧太后使中常侍承制問之厚對以爲[illegible]王子多在京師容有非常宜亟發遣各令就國太后從之星尋滅不見又剋水退期日皆如所言除爲中郎太后特引見問以圖讖厚對不合免歸復習業犍爲不應州郡三公之命方正有道公車特徵皆不就永建二年順帝特徵詔告郡縣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至長安以病自上因陳漢三百五十年之戹宜蠲法改憲之道及消伏災異凡五事制書褒述有詔太醫致藥太官賜羊酒及至拜議郎三遷爲侍中特蒙引見訪以時政四年厚上言今夏必盛寒當有疾疫蝗蟲之害是歲果六州大蝗疫氣流行後又連上西北二方有兵氣宜備邊寇車駕臨當西巡感厚言而止陽嘉三年西羌寇隴右明年烏桓圍度遼將軍耿曄永和元年復上京師應有水患又當火災三公有免者蠻夷當反叛是夏洛陽暴水殺千餘人至冬承福殿災太尉龐參免荊交二州蠻夷殺長吏寇城郭又言陰臣近

戚妃黨當受禍明年宋阿母與宦者褒信侯李元遘姦廢退後二年中常侍張逵等復坐誣罔大將軍梁商專恣悉伏誅每有災異輒上消救之法而閹宦專政言不得信時大將軍梁冀威權傾朝遣弟侍中不疑以車馬珍玩致遺於厚欲與相見厚不荅固稱病求退帝許之賜車馬錢帛歸家修黃老教授門生上名錄者三千餘人太尉李固數薦言之太初元年梁太后詔備古禮以聘厚遂辭疾不就建和三年太后復詔徵之經四年不至年八十二卒於家策書弔祭鄉人謚曰文公門人爲立廟郡文學掾史春秋饗射常祠之

郎顗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字仲綏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筭六日七分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安帝徵之對策爲諸儒表後拜吳令時卒有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時日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恥以占驗見知聞徵書到夜縣印綬於縣廷而遁遂終身不仕顗少傳父業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常數百人晝研精義夜占象度勤心銳思朝夕無倦州郡辟召舉有道方正不就順帝時

災異屢見陽嘉二年正月公車徵顗乃詣闕拜章曰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修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伏惟陛下躬日昃之聽温三省之勤思過念咎務消祗悔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民莫善於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興革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其猶鼓籥以虛爲德自近及遠者也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宮殿官府多所搆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夏后卑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愚以爲諸所繕修事可省減廩卹貧民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爲仁爲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

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欲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參察衆政以為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也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鐘之奉忘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疏小綱數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

遺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故不能面譽

也書奏帝復使尚書喜復條序前章暢其旨趣條便

宜七事以對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災火炎赫迫

近寢殿魂而有靈猶將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

時未積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別觀本

不常居而皆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賄巨億爲

計易內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

魯僖遭旱修政自敕下鍾鼓之縣休繕治之官雖則不

寧而時雨自降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影響今月十

七日戊午徵日也日加申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

皆徵也不有大災必當爲旱願陛下校計繕修之費永

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彫文之飾損庖廚之饌退

宴私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如是則景雲降

集眚沴息矣二事去年以來兌卦用事類多不效易傳

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爲實清濁

爲貌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荏以虛事上無佐國

之實故清濁效而寒溫不效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占

曰日乘則有妖風日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

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溫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寒者無寬之實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贊務弘濟元元也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驚動涉歷天門災成戊己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夫災眚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于天精感變出以戒人君王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數年以來穀收稍減家貧戶饉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飢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綈袍革舄木器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故高宗以享福宋景以延年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熒惑以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九度今反在柳三度則不及五十餘度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去四

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也而出入軒轅繞徃來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其意昭然可見也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宮人侍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人倫垂象見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商容之閭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以違天意故皇胤多夭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惟陛下丁寧再三留神於此左右貴倖亦宜惟臣之言以悟陛下蓋善言古者合於今善言天者合於人願訪問百僚有違臣言者臣當受苟言之罪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己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春秋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爲大辰罰又爲大辰北極亦爲大辰所以孛一宿而連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則此三星以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變見西方亦

應三輔凡金氣爲變發在秋節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叛戾之患宜豫告諸郡使敬授人時輕徭薄賦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回選賢能以鎮撫之金精之變責歸上司宜以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干戚建井旟書玉版之策引白氣之異於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消滅祅氣蓋以火勝金轉禍爲福也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色氣白而純者名爲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於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官外司各各考事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

主名未立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尋火爲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己內省以備後災凡諸考案并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則譴在中台自司徒居位陰陽多謬久無虛已進賢之策天下興議異人同貲且立春以來金氣再見金能勝木必有兵氣宜黜司徒以應天意陛下不早攘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詩氾歷樞曰卯酉爲

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於易雌雄祕歷今値困之九二困者衆小人欲共困害君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唯獨聖賢之君遭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陛下乃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厄即位之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祅祥未盡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臣以爲戌仲已竟來年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之罪至今適三百載宜因斯際大蠲法令官名稱號輿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爲小去奢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爲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正徵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恐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臺詰顗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以致災或改舊以除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以實對顗對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道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養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令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見掩蔽日曜凡邪氣乘

陽則虹霓在日斯皆臣下執事刻急所致殆非朝廷優寬之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公府門巷賓客塡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薦謁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浮僞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私曲之意差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臣誠愚戇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三載斗歷改憲三百四歲爲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

五行更用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以殺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即儉以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以除災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顗又上書薦光祿大夫江夏黃瓊處士漢中李固宜蒙徵用任以時政并陳消災之術條便宜四

事附奏於左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自立春以來纍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影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宣曜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豈獨陛下倦於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何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利臣之所陳輒以太陽爲先者明其不可久闇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

二事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故經曰雷以動之雨

以潤之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璇璣動作與天相應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則雷反作其時無歲陛下若欲除災昭祉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廢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悅和雷聲乃發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尚書洪範記曰日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同合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石氏經曰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為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飢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

冬〻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朝廷勞心廣爲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臣聞皇天感物不爲僞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攘止則歲無偏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窮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纖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燔比有光曜明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一穀不登則飢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貧贍元〻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年之蓄者簡稅防災爲其方也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爲誣罔分當鼎鑊書奏特詔拜郎中辭病不就即去歸家至四月京師地震遂陷其夏大旱秋鮮卑入馬邑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皆略如顗言後公車徵不行同縣孫禮者積惡凶暴好游俠與其同里人常慕顗名德欲與親善顗不顧以此結怨遂爲禮所殺

襄楷字公矩平原隰陰人也好學慱古善天文陰陽之術桓帝時宦官專朝政刑暴濫又比失皇子災異尤數延熹九年楷自家詣闕上䟽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爲萬世之法臣竊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坐出端門不軌常道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帝之座而金火罰星陽光其中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竊執法歲爲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鼈城傍竹栢之葉有傷枯者臣聞於師曰栢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諠於占亦與竹栢枯同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雷而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閹豎之譖乃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

哀瓚等不見採察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誅罰梁冦孫鄧並見族滅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寃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以重人命也頃數十歲以來州郡翫習又欲避請讞之煩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寃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起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祚又七年六月十二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扶風有星隕爲石聲聞三郡夫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况之大人帝王以爲符瑞或聞河內龍死諱以爲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當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璧以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始皇逃之死於沙丘王莽天鳳二年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後漢誅莽光武復興虛言猶然况於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

夫石者安類墜者失埶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爲楚所執秦之亡也石隕東郡今隕扶風與先帝園陵相近不有大喪必有叛逆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也臣以爲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諸侯欲爲帝也太學天子教化之宫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祅人厲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爲異也臣前上琅邪宫崇受干吉神書不合明聽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臣雖至賤誠願賜清閒極盡所言書奏不省十餘日復上書曰臣伏見太白北入數日復出東方其占當有大兵中國弱四夷彊臣又推步熒惑今當出而潛必有陰謀皆由獄多冤結忠臣被戮德星所以久守執法亦爲此也陛下宜承天意理察冤獄爲劉瓆成瑨虧除罪辟追錄李雲杜衆等子孫夫天子事天不孝則日蝕星鬬比年日蝕於正朔三光不明五緯錯戾前者宮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爲本亦有興國廣

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胤不興孝沖孝質頻世短祚臣又聞之得主所好自非正道神為生虐故周衰諸侯以力征相尚於是夏育申休宋萬彭生任鄙之徒生於其時殷紂好色妲己是出葉公好龍真龍游廷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繼嗣未兆豈不為此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也今乃反處常伯之位實非天意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滛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柰何欲如黃老乎書上即召詣尚書問狀楷曰臣聞古者本無宦臣武帝末春秋高數游後宮始置之耳後稍見任至於順帝遂益繁熾今陛下爵之十倍於前至今無繼嗣者豈獨好之而使之然乎尚書上其對詔下有司處正尚書承旨奏曰宦者之官非近世所置漢初張澤為大謁者佐絳

侯誅諸呂孝文使趙談驂乘而子孫昌盛猶不正辭理指陳要務而祈言破律違背經藝假借星宿僞託神靈造合私意誣上罔事請下司隸正楷罪遂收送洛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然皆天文恒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寇論刑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其言以陰陽五行爲家而多巫覡雜語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及靈帝立以楷書爲然太傅陳蕃舉方正不就鄉里宗之每太守至輒致禮請中平中與荀爽鄭玄俱以博士徵不至卒于家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高祖父解武帝時以任俠知名父梵爲蜀郡太守伋少有志行哀平間辟大司空府三遷爲漁陽都尉王莽時爲上谷大尹遷并州牧更始新立三輔連被兵寇百姓震駭彊宗右姓各擁衆保營莫肯先附更始素聞伋名徵拜大馮翊使鎮撫百姓世祖即位拜雍州牧再轉爲尚書令數納忠諫諍建武四年出爲中山太守明年彭寵滅轉爲漁陽太守漁陽

既離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民多猾惡寇賊充斥伋到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消散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畏憚遠迹不敢復入塞民得安業在職五歲户口增倍潁川盜賊羣起九年徵拜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君雖精於追捕而山道險阸自鬬當一士耳深宜慎之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襄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悉遣歸附農因自劾專命帝美其策不以咎之後宏吳等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駱驛不絕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屬并州帝以盧芳據北土爲寇乃調伋爲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并召皇太子諸王宴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

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從事計日當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遂止於野亭須期乃入是時朝廷多舉伋可爲大司空帝以并部尚有盧芳之警且匈奴未安欲使久於其事故不召伋知盧芳夙賊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芳將隋昱遂謀脅芳降伋芳乃亡入匈奴伋以老病上書乞骸骨二十二年徵爲太中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以充其家伋輒散與宗族無所遺餘明年卒年八十六帝親臨弔賜冢塋地

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稱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爲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百姓惶擾詩勑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光武召見賜以棨戟復使之河東誅降逆賊楊異等詩到大陽聞賊規欲北度乃與長史急焚其船部勒郡兵將突騎趁擊斬異等賊遂翦滅拜成皐令視事三歲舉政尤異再遷爲沛郡都尉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作水排

鑄爲農器（排音蒲拜反冶鑄者爲排以吹炭今激水以鼓之也排當作橐古字通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脩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爲人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詩自以無勞不安久居大郡求欲降避功臣乃上疏曰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武修文羣帥反旅海內和合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聖德威侮二垂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勠亦未得解甲櫜弓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覩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內郡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以爲師克在和不在衆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用之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鷙之師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鳧藻今者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厲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事自百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懷樂土不樂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誠宜虛缺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竭亦忘死秉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

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以史吏一介之才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超受大恩牧養不稱奉職無効久竊禄位令功臣懷慍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析珪受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帝惜其能遂不許之詩雅好推賢數進知名士清河劉統及魯陽長董崇等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爲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歛持威重也閒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僞無由知覺愚以爲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虎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詩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讜言善策隨事獻納視事七年政化大行十四年坐遣客爲弟報仇被徵會病

卒司隸校尉鮑永上言詩貧困無田宅喪無所歸詔使治喪郡邸賻絹千匹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曾祖霸元帝時爲侍中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遭王莽亂奮與老母幼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時天下擾亂惟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致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爲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時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爲衆人所笑或以爲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奮既立節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既至京師除武都郡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畏

奮遣急乃執其妻子欲以爲質奮年已五十惟有一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倍用命焉郡多氐人便習山谷其大豪齊鍾留者爲羣氐所信向奮乃率鍾留等令要遮鈔擊共爲表裏賊窘懼逼急乃推奮妻子以置軍前冀當退卻而奮擊之愈厲遂禽滅茂等奮妻子亦爲所殺世祖下詔褒美拜爲武都太守奮自爲府丞已見敬重及拜太守舉郡莫不改操爲政明斷甄善疾非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若讎郡中稱爲清平弟奇游學洛陽奮以奇經明當仕上病去官守約鄉閭卒于家奇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刪奮晚有子嘉官至城門校尉作左氏說云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爲郡族姓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光武微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即位中郎將來歙薦堪召拜郎中三遷爲謁者使送委輸縑帛并領騎七千匹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挑敵述果自出

戰死城下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慰撫吏民蜀人大悅在郡二年徵拜騎都尉後領驃騎將軍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爲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爲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捲握猶掌握也謂珠玉之類）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拜顯爲魚復長方徵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匹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廉頗之後漢興以廉氏豪宗自苦陘徙焉世爲邊郡守或葬隴西襄武故因仕焉曾祖父褒成哀閒爲右將軍祖父丹王莽時爲大司馬庸部牧皆有名前世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

太守張穆丹之故吏乃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至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沈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僅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歸葬服竟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京兆隴西二郡更請召皆不應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舉按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乃變名姓東至洛陽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厄瞀亂邪語遂絶融繫出困病范隨而往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致南陽葬畢乃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門生故人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爲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

遂貰之由此顯名舉茂才數月再遷爲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遥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藉死者千餘人是後不敢復向雲中後頻歷武威武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建初中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勵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在蜀數年坐法免歸鄉里范世在邊廣田地積財粟以賑宗族朋友肅宗崩范奔赴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弔國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車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乃緣蹤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今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以爲然即牽馬造

門謝而歸之世服其好義然依倚大將軍竇憲以此爲譏卒於家初范與洛陽慶鴻爲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鴻慷慨有義節位至琅邪會稽二郡太守所在有異迹

王堂字敬伯廣漢郪人也初舉光祿茂才遷穀城令治有名迹永初中西羌寇巴郡爲民患詔遣中郎將尹就攻討連年不克三府舉堂治劇拜巴郡太守堂馳兵赴賊斬虜千餘級巴庸清靜吏民生爲立祠刺史張喬表其治能遷右扶風安帝西巡阿母王聖中常侍江京等並

請屬於堂堂不爲用掾史固諫之堂曰吾蒙國恩豈可爲權寵阿意以死守之即日遣家屬歸閉閤上病果有誣奏堂者會帝崩京等悉誅堂以中正見稱永建二年徵入爲將作大匠四年坐公事左轉議郎復拜魯相政存簡一至數年無辭訟遷汝南太守搜賢禮士不苟自專乃教掾史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故能化清於上事緝於下其憲章朝右簡覈才識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庶循名責實察言觀效焉自是委誠求當不復妄有辭教郡内稱治時大將軍梁

商及尚書令袁湯以求屬不行並恨之後廬江賊逆入弋陽界堂勒兵追討即使奔散而商湯猶因此諷州奏堂在任無警免歸家年八十六卒遺令薄斂瓦棺以葬子穉清行不仕曾孫商益州牧劉焉以爲蜀郡太守有治聲

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也八世祖建武帝時爲右將軍祖父純字桓公有高名性彊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至乃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爲大人永平中從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北匈奴車師有功封中陵鄉侯官至南陽太守章少博學能屬文安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爲議郎數陳得失言甚切直出爲武原令時歲飢輒開倉廩活三千餘戶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姦贓乃請太守爲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換爲并州刺史以摧折權豪忤旨坐免隱身鄉里不交當世後徵爲河南尹不就時天下

日敝民多愁苦論者舉章有幹國才朝廷不能復用卒于家兄曾孫不韋字公先父謙初爲郡督郵時魏郡李暠爲美陽令與中常侍具瑗交通貪暴爲民患前後監司畏其埶援莫敢糾問及謙至部案得其臧論輸左校謙累遷至金城太守去郡歸鄉里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徵不得妄到京師而謙後私至洛陽時暠爲司隷校尉收謙詰掠死獄中暠又因刑其尸以報宿怨不韋時年十八徵詣公車會謙見殺不韋載喪歸鄉里瘞而不葬仰天嘆曰伍子胥獨何人也乃藏母於武都山中遂變名姓盡以家財募劍客邀暠於諸陵間不尅會暠遷大司農時右校芻廥在寺北垣下不韋與親從兄弟潛入廥中夜則鑿地晝則逃伏如此經月遂得傍達暠之寢室出其床下值暠在廁因殺其妾并及小兒留書而去暠大驚懼乃布棘於室以板藉地一夕九徙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輒劍戟隨身壯士自衛不韋知暠有備乃日夜飛馳徑到魏郡掘其父阜冢斷取阜頭以祭父墳又標之於市曰李君遷父頭暠匿不敢言而自上退位歸鄉里私掩塞冢槨捕求不韋歷歲不能得憤恚感

傷發病歐血死不韋後遇赦還家乃始改葬行喪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不合古義惟任城何休方之伍員太原郭林宗聞而論之曰子胥雖云逃命而見用彊吳憑闔廬之威因輕悍之衆雪怨舊郢曾不終朝而但鞭墓戮屍以舒其忿竟無手刃後主之報豈如蘇子單特孑立靡因靡資彊讎豪援據位九卿城闕天阻宮府幽絕埃塵所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不韋毀身燋慮出於百死冒觸嚴禁陷族禍門雖不獲逞爲報已深況復分骸斷首以毒生者使暠懷忿結不得其命猶假手神靈以斃之也力唯匹夫功隆千乘比之於員不以優乎議者於是貴之後太傅陳蕃辟不應爲郡五官掾初弘農張奐睦於蘇氏而武威段熲與暠素善後奐熲有隙及熲爲司隸以禮辟不韋不韋懼之稱病不詣熲既積忿於奐因發怒乃追咎不韋前報暠事以爲暠袁治謙事被報見誅君命天也而不韋仇之又令長安男子告不韋多將賓客奪舅財物遂使從事張賢等就家殺之乃先以鴆與賢父曰若賢不得不韋便同飲此鴆到扶風郡守使不韋奉謁迎賢賢即時收執并其一門

六十餘人盡誅滅之諸蘇以是衰破及段熲爲楊球所誅天下以爲蘇氏之報焉

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也其先七世二千石卿校祖父侵安帝時司隸校尉父儒桓帝時爲太常續以忠臣子孫拜郎中去官後辟大將軍竇武府及武敗坐黨事禁錮十餘年幽居守靜及黨禁解復辟太尉府四遷爲廬江太守後揚州黃巾賊攻舒焚燒城郭續發縣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陣其小弱者悉使負水灌火會集數萬人并埶力戰大破之郡界平後安風賊戴風等作亂續復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渠帥其餘黨輩原爲平民賦與佃器使就農業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殺南陽太守秦頡攻沒六縣拜續爲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羸服閒行侍童子一人觀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乃進其令長貪絜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郡内驚竦莫不震慴乃發兵與荊州刺史王敏共擊慈斬之獲首五千餘級屬縣餘賊並詣續降續爲上言宥其枝附賊既清平乃班宣政令候民病利百姓歡服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

其生魚續受而縣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縣者以杜其意續妻後與子祕俱詣郡舍續閉門不内妻自將祕行其資藏唯有布衾敝祗裯（祗裯短衣也廣雅云即襜褕也祗丁奚反裯丁勞反）鹽麥數斛而已顧勑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六年靈帝欲以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爲左騶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緼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公位而徵爲太常未及行會病卒年四十八遺言薄斂不受賵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百萬府丞焦儉遵續先志一無所受詔書褒美勑太山太守以府錢百萬賜續家云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也舉孝廉再遷爲京兆尹有政理迹舊交阯土多珍産明璣翠羽犀象瑇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前後刺史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見遷代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特勑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爲交阯刺史琮到部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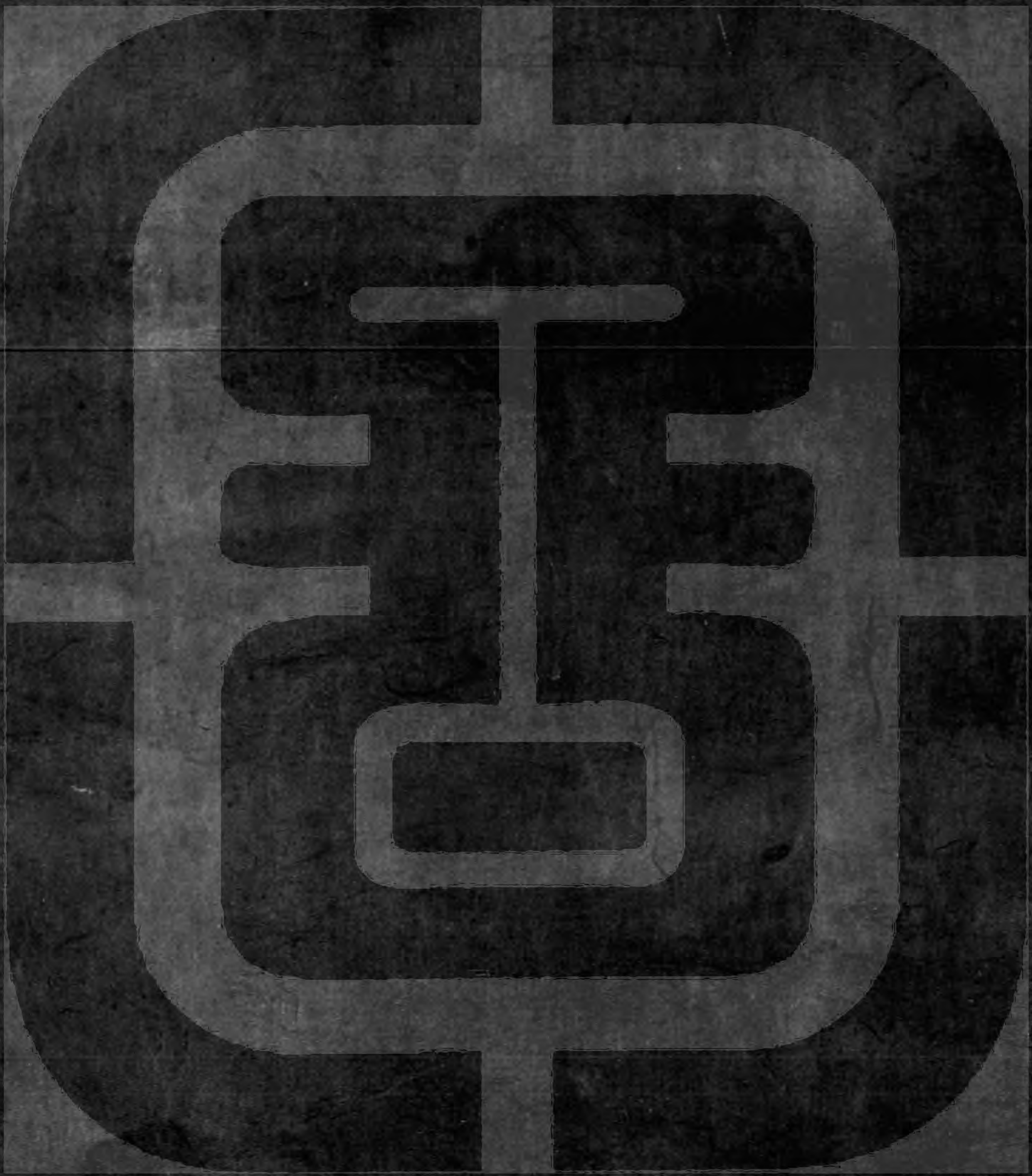
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空單京師遥遠告寃無所民不聊生自活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為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為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為十三州最徵拜議郎時黄巾新破兵凶之後郡縣重斂因緣生姦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選清能吏乃以琮為兾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贓過者望風解印綬去惟癭陶長濟陰董昭觀津長梁國黄就當官待琮於是州界翕然靈帝崩大將軍何進表琮為度遼將軍卒官

陸康字季寧吳郡吳人也祖父續在獨行傳父襃有志操連徵不至康少仕郡以義烈稱刺史臧旻舉為茂才除高成令縣在邊垂舊制令户一人具弓弩以備不虞不得行來長吏新到輙發民繕修城郭康至皆罷遣百姓大悅以恩信為治寇盜亦息州郡表上其狀光和元

年遷武陵太守轉守桂陽樂安二郡所在稱之時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疏諫曰臣竊聞詔書畝斂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行萬世也故魯宣稅畝而蝝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世何述焉書奏內倖因此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與考其事岱爲表陳解釋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會廬江賊黃穰等與江夏蠻連結十餘萬人攻沒四縣拜康廬江太守康申明賞罰擊破穰等餘黨悉降帝嘉其功拜康孫尚爲郎中獻帝即位天下大亂康蒙險遣孝廉計吏奉貢朝廷詔書策勞加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時袁術屯兵壽春部曲飢餓遣使求委輸兵甲康以其叛逆閉門不通內修戰備以禦之術大怒遣其將孫策攻康圍城數重康固守吏士有先受休假者皆遁伏還赴暮夜緣城而入受敵二年城陷月餘發病卒年七十家族百餘人

遭離飢戹死者將半朝廷愍其守節拜子嶲爲郎中少子續仕吳爲鬱林太守（吳史有傳）

列傳第二十下

遵志二百七十下